



大河湾 山寺临水
冯向杰 作

诗笺

楼道里突然想起的歌声

□闫晓娟

楼道里又飘来了一些声音
是那两个四五岁的双胞胎
像定时闹钟
又像突然打开的
爆米花机子
是毫不设防的动静
让人措手不及的紧张
今天他们飘过来的是歌声
这是楼道不曾有过的声音

人将中年时
是发不出这种声音的
缺乏冲破寂寞的动力
人将垂暮时
缺少惊动他人的勇气
被认知和制约训练过的人
他们有顺从和遵守的习惯

突然羡慕孩子们
他们有旺盛的精力
和自由的灵魂
才会在楼道里
飘动出轻松的歌声
和由心而起的喧闹
这动静是内心里的愉悦
和将被禁锢前的情绪释放
他们就快上学了

那个八零后
或者是九零后妈妈
跟在他们左右
神情淡然
她通常是不说话的
猜不透她的情绪
大概是不想过早地
给孩子们束缚吧
这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

瘦月

□谷树一

突然想出去看月亮了
哪怕是寒冷的冬夜
哪怕是街上空无一人
哪怕是一湾清瘦的月

天冷得清澈
天地间唯有我与月
瘦月
这头照着我
那头照着故乡

期待下雪的日子

□未央

下雪的日子
适合围炉而坐
适合泡一壶茶
适合和心爱的人
四目相对
再怀抱一把
缺了弦的老吉他

这样的日子
适合说一些甜蜜的情话
或者什么都不说
只是偶尔伸出手臂
撩一撩对方的头发

此刻
不关心柴米油盐酱醋茶
不关心房价虚高
股价跌涨
不关心张三李四王二麻
不关心选举黑幕
慈善造假
还适合不停地
为她斟茶
偶尔再拨弄一下
怀中的吉他
斟一次茶,看一眼她
然后,听窗外小雪
静悄悄地落下

散文

记忆里的酸菜香喷喷

□杨晓因

“白肉烹成四溢香,汤清菜素粉丝长。北方汉子来一碗,魂到家乡酸到肠。”说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卧冬菜”——酸菜。

酸菜就是经过发酵变酸的白菜。立秋后,去掉大白菜的老帮子和黄叶子,用清水淘洗干净,沥干水,切成条,再仔细地摆在大缸里,用锤子捣一捣,再摆、再捣,装满一大瓮,找几根玉米秆交叉摆放,压上一块石头,加水发酵,一般过一个月就可以吃了。白菜萝卜各有所爱,也有不少人用白萝卜和它的叶子来“卧”酸菜,照样是颜色白嫩,清脆可口,味道清香。

我是吃着酸菜长大的。那时候,每年冬天妈妈都会“卧”一瓮酸菜,等到酸菜发酵好了,妈妈就东家一碗西家一碗,让左邻右舍也都尝尝我家的酸菜。其实,妈妈就是不送,邻居们也都能吃上,因为家家户户都有,只不过有的发酵好了,有的还没好。酸菜的吃法各家都不一样,最普遍的吃法是酸菜豆腐粉条,也有酸菜炒肉的。我们家由于条件不好,经常是酸菜辣子干炒,就是油热了后,先把切好的生姜、大蒜末和辣椒面,放在锅里翻炒几下,再放酸菜一起炒,那种喷香的味道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垂涎欲滴。那些年,父亲患有胃病,不能吃酸菜,母亲就把从瓮里挖出来的酸菜很快过一下水,消了酸



菜上的冰渣,在案板上切碎,放在锅里蒸十几分钟,然后再炒,这样酸菜的那股“凉”性就少了许多,父亲也能吃几口解馋。从那以后,我们家每次吃酸菜都是先蒸后炒,一直延续到现在。

记忆里的寒冬腊月,我们围着碳火炉子,母亲用砂锅把炒好的酸菜放在炉子上,酸菜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我们就着玉米面糕片子,吃得是津津有味。有一次,下乡的工作队在我家吃饭,母亲做的是白面条,炒的是鸡蛋、豆腐、豆芽等待客饭。准备吃饭时,他看见案板上还放有一碗酸菜,就让母亲帮忙盛了半碗面条,拿了一个馍馍,用砂锅把酸菜在炉子上炒熟,很快一碗蒸汽混合着酸菜香味的“酸菜调饭”新鲜出炉,再放一些油泼辣子,吃得是直冒汗,大喊过瘾。

后来才知道,工作队的人,不论到谁家吃饭,都和老百姓吃一样的饭,从不搞特殊。尤其是寒冬腊月,炒酸菜或者酸菜豆腐炖粉条就是最好

的了。

有人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老百姓没有钱,只有吃酸菜过冬,那就错了。酸菜起源于南方,唐宋后才传入北方的。《菽园杂记》载,明朝初期已“盛生于燕”。当时“京师每秋末,比屋腌藏以御冬”。也就是说,古人也是吃着酸菜繁衍生息了一代又一代。老话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酸菜香飘千家,恩泽万户,养了古人,养今人。不信您去超市看看,买萝卜、白菜、豆腐、粉条的还是占了大多数。有一家超市,购进少量酸菜试卖,没想到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还有不少城里人,三五结伴到农村去买酸菜吃。就连宴席上也是酸菜鱼、酸菜炖粉条和猪肉炖酸菜等。

“卧”下的酸菜若是吃不完,也可把酸菜从瓮里挖出来晒干保存。吃的时候,再清洗干净,炒着吃,炖着吃,也是酸香味醇、清淡爽口。母亲还用晒干的酸菜给我包饺子、包包子,别有一番风味。

来运城好几年了,没有正经吃过一次酸菜,说想吃,那是假的。前几天,一位亲戚拿来袋酸菜,闻着那醇香的味道,我可以说是如获珍宝,急忙切好生姜蒜末,虽然没有泡粉条,没有切肉,没有碳火,没有砂锅,就用干辣椒面翻炒,但吃起来依然是狼吞虎咽,依然是“魂到家乡酸到肠”。

酸菜,家乡的美食,那份醇香,那份清脆爽口,是任何菜肴也无法比拟的。

冬日乡情长

□李云

我的故乡地处黄土高坡,冬天很寒冷。冬至过后,开始数九,每过九天计为一九,直计到九九八十一天。流传有谚语: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七九六十三,行路人把衣宽……

进入天寒地冻的时月,屋外西北风呼呼地刮,仿佛让人体验大自然的威力。

小时候家里生不起炉子,吃饭时把饭桌搬到炕上,一家人围在桌前吃。小孩子怕脚冻,把脚塞进炕上棉褥子里,跪着在炕上吃饭,唯有奶奶和妈妈要端饭,只好坐在炕沿上,图个上下方便。

到了晚上,烧炕是主要的取暖方式。烧炕前,需先揽些麦秸倒进炕窑里,拿长棍往里搅搅,平摊均匀,然后塞些棉花柴,等烧时用废纸点着火,火苗便呼呼旺起来。天黑时分,家家户户烟囱里的烟冒得老高,一股股白烟划过黑夜,飘向空中;若遇上逆风时,一屋子的烟出不去,呛得烧炕人不断咳嗽。

我家邻居是本家的一个伯伯,伯伯在煤场上班,冬天家里

生个钢炭炉子,冒着蓝蓝的火焰,火力旺又直接通着炕,房里暖暖和和的。每次去串门,总羡慕他家条件好,后来他家里发生变故,家道中落了。

物质匮乏的年代,生活比较艰苦。当时卖成衣的很少,人们多是凭布票到供销社扯布,回来自己裁剪加工。记忆中父亲一大男人,一开始也不会给女孩子扯花布,看到别的女人给孩子买,就照搬着买,时间长了便有了经验了。我和妹妹小时候穿的上衣、裤子料子,都是我爸买的。

曾经好长一段时间时兴穿制服。制服做工复杂,一般人真做不了,偏我三姑人灵手巧,制服做工好,我爸和我们姊妹几个穿的制服都出自三姑巧手。

穿衣模式上,里面穿着紧身棉袄,外面再套上一件棉制服,当时叫“小大衣”。后来人长高了,衣服相对小了,妈就把我穿过的花色衣服一拆洗,用黑染料一煮,再缝好让小弟弟穿,小弟弟穿边哭,嘴里还嘟囔着:我不想穿黑花衣服。

平日子里生活艰苦些,但过年是一定要穿新衣服的。从头到脚,由里到外,一身新衣。单说棉鞋,

有段时间流行“八眼鞋”,就是在做好的棉鞋上打八个眼,两边对称,各四个眼,穿上鞋带,上脚走起来还是挺漂亮的。打眼前,先用彩色粉笔划好线,以防打歪,然后用锥子戳一个窟窿,把气眼塞进去,之后用錘子在里层敲平,一道工序就算完成了,如此反复,直到把所有需要打气眼的鞋子弄完,“工程”才算结束。

那时候几乎家家养猪。人人都缺吃的,养猪都是吊着养,三四月份逮个小猪,到年末了才能卖钱。记忆中每次就盼着能跟着我爸去卖猪,不为别的,图的就是卖完猪,我爸心情好,能领着我到食堂吃一碗热锅子,碗上面飘着一层辣椒油,里面有豆腐、血块、粉条等,把热饼子往里一泡,那个香啊回味无穷,后来再没吃过那样的味!

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些,感觉特别温馨。如今,日子过得好了,故乡人家里有粮,卡里有钱,进城买了房,房里装了暖气,大家都过上了富足的日子。如今的餐桌上食品丰富不缺鱼肉。可是,不知道咋了,每到冬天还是想念那碗热锅子,想念儿时那朴素单纯的生活。